

2403

革命年代

革命年代



第十七、十八辑

革命年代

# 仁怀文史资料

第十七、十八辑  
(内部发行)

政协贵州仁怀市委员会  
学习文卫委 编

二〇〇一年十二月

编委主任 王德碧

编委副主任 李化模 陈宗仙 罗永玮  
王孝儒

编委 王荣辉 陈坤权 王友元  
刘远旺 陈兴文 龙先绪  
冯弟江

主审 王孝儒 徐文仲

主编 龙先绪

校对 陈兴强

刊头提词 王德碧

证号：黔刊字 H——0042

1-1/3-2/1

# 目 录

- 缅怀刘莘园先生……………陈天伟(1)
- 怀念五公刘莘园……………刘曾庆(9)
- 长者风范 海我淳淳
- 缅怀刘莘园先生……………葛显威(21)
- 仁怀军事集团与平播战争……………穆升凡(31)
- 吴植夫修建黎民学校……………吴天琪·吴象阳(38)
- 仁怀县首次小学教员暑期训练班纪要……………王明星(41)
- 仁怀解放初期教师讲习班简况……………赵玉林(49)
- 仁怀中枢镇第一小学九十年史略……………戴大明(54)
- 桑榆暮景 夕阳生辉
- 合马镇退教协会成立十周年……………赵明长(81)
- 我知道的茅台和茅台酒……………余吉中(93)
- 怀茶漫话……………李振高(113)
- 对仁怀浮夸风的点滴回忆……………**赵凤鸣**(116)
- 仁怀农民技术职称评定概况……………李先安(119)
- 《吴氏族谱》摘录……………龙先绪(133)
- 仁怀县的剿匪活动和县委武工队……………李先安(140)
- 军阀谢海秋与彝族土司禄氏之战……………王荣辉(150)
- 仁怀棉纺……………杨代绪 赵超(159)

# 缅怀刘莘园先生

陈天伟

仁怀市鲁班镇桃佳寨的刘莘园先生，是中国同盟会员，参与了1911年推翻帝制的武昌首义；1937年芦沟桥“七·七”事变后，他又参加了国民党第五抗日战区的抗日战争，堪称辛亥革命老人和反帝爱国将领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他是贵州省文史馆员，贵阳市政协委员。2000年春夏之交，仁怀市人民政府将他列入市博物馆的市内名人之一。1985年，我曾以《我所了解的刘莘园先生》为题，概略地介绍了他的一生，载入仁怀县政协编辑的《仁怀文史资料第二辑》。我曾多次接触过刘莘园先生。这里我将要介绍这位老人给我留下的印象。

莘园先生，在1937年“七·七”芦沟桥事变后不久，受任邓锡侯、孙震二十二集团军高级参谋，陆军中将，参加国民党第五抗日战区的台儿庄战役，徐州会战之后，于1940年解甲归田，蛰居故里。他应仁怀私立昆山初级中学的邀请，于1941年4月至1943年3月期间，担任了该校第二届校董会董事长。就在1943年春季，我考进了昆山中学，开始认识了莘园先生。这时先生年过五十，从他的举止观察，具有强烈的军人

气质。他中等身材，走路总是手持带有铁锥的拄杖，昂首挺胸，目光炯炯，平视前方，两腿高抬，似操正步，给人一种威武雄壮的感觉。这是他青少年时期，经过贵阳陆军小学，武汉陆军中学，保定军官学校长期军事训练的习惯使然。因此，在任何环境，都保持军人的风貌。同时，我在和他的多次接触中，发现他有一种特异现象，他总是目不转睛，光彩照人，显现的是一种豪杰之气。

莘园先生，关心地方教育事业，为仁怀私立昆山初级中学的巩固和发展，作出了应有的贡献。

人所共知，仁怀私立昆山初级中学是仁怀四中的前身，它是解放前以地主孟昆山的田产为经费来源，以其宅居为基础，于1939年秋季创办起来的。孟昆山无嗣，他的第七夫人逝世后，是绝产。当时县长严道生，欲将其遗产没收归公。由于孟氏族中孟琼阶先生的努力，邀集城南耆旧，以杨筱祺先生为首筹办仁怀私立昆山初级中学校董会。经多方斡旋，据理力争，始告成功。学校创立后，关于报省教育厅立案注册的问题，因为县当局从中作梗，久拖不决。莘园先生担任董事长以后，经他通过书信与中央教育部与省教育厅等有关方面的疏通，终于于1946年11月奉准立案，使学校站稳了脚根。

莘园先生，具有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。

1943年春，昆中校友杨腾超先生任教于喜头小学，因扮演汉奸的街头话报剧进行抗日宣传，被乡丁持枪误伤致命。噩耗传到母校，轰动一时。莘园先生既敬佩杨腾超的爱国义

举，又感到无辜致死的愤慨。他在校董会的办公室里，奋笔疾书，撰写挽联，代表学校表示哀悼。这是我亲眼所见，可惜，当时，我年少无知，未能抄录这副对联。

1944年春季，莘园先生给我们班上了一次国文课。他并没有涉及课文本身，而是讲述了当时的抗日战争形势，进行了一次反帝爱国的思想教育。其时，先生长子刘灿琨，供职于浙江李默安的抗日军中。在徐州一战，日军惨败，捷报传来，先生兴奋不已。以《灿琨儿供职抗日军中，徐州告捷，喜赋》为题吟诗一首：“天台又睹刘郎到，灼灼桃花入眼明，五百健儿齐拍手，纵横好似岳家军”。他放开嗓门，给我们朗诵了这首诗。这时，他兴致勃发，回顾和讲述他于1938年在国民党第五战区，取得了台儿庄抗日大捷的亲身经历。他在讲述时，总是手舞足蹈，慷慨激昂，流露出对倭寇侵华的无比愤慨，盛赞抗日健儿奋勇捐躯的爱国行动。最后，他引用了顾炎武“天下兴亡、匹夫有责”的名言，号召我们关心抗日时局，奋发学习，造就才能，以备效忠祖国于未来。

莘园先生，慷慨解囊，捐资助人。

我刚进昆中初一上时，我们的数学教师石化田，河北人，浙大学生。他身材高大，健壮魁伟，身着长袍，面黑牙白，给我们一种异于常人的印象。他上课时，从不带课本，总是按照教学要求，自出心裁的给我们讲课。莘园先生与这位老师，十分默契，每于课余，常相依相伴，漫步郊外，经常来往于学校附近的姜永端家中（孟昆山养子媳），他们之间的个中关系，当

然是我们无法了解的。后来，据传，校方曾以石化田为“异党分子”（即共产党）密报国民党县政府，准备逮捕。莘园先生闻息，即以他从贵阳汇来的二十五石的地租款，悉数捐助石化田先生，作为盘费，出境脱险。石化田先生是怎样的身份，是我们无法证实的。但至少说明莘园先生慷慨助人的美德，是令人敬佩的。

莘园先生，集文韬武略于一身，在仁怀的先辈中，是少见的。

莘园先生，显露主要的方面是一种军人的豪杰之气。但他既是武将，又是儒将，文武兼备。他出身于书香门第，其父汝芳公是武科举人，莘园先生幼时，即受教于父亲怀抱之中，五岁时即读三字经，三字幼仪等儿童读物，其后，家中屡次延聘塾师课教四书、五经、左传，唐诗之类的古典著作，少年时即奠定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。其先辈期冀他走科举出仕之路，15岁时曾参加县学生员考试。但清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）即先生23岁时，清廷即停止了科举考试。此后，先生乃改文习武。但他平素手不释卷，博览群书，通贯古今。对现代文学，特喜鲁迅著作，盛赞这位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。因此，先生能文、善诗、工书法。于文于书法，我深受先生的教诲和影响。

莘园先生散文，宗《左传》笔法，力求文字精简，言简意赅，短小精悍。对于文字方面，1946年夏季，我求教了乡贤徐世珩先生门下，其时，他任教仁怀中学。1947年夏季到1948



年春季，我任教于鲁班小学。这时，莘园先生赋闲寄居于他的胞侄刘灿珩先生的家中，世珩先生建议我就近求教于莘园先生。在这一年中，每于星期假日，我前往晋谒，问字求教。对莘园先生，我虽在就读昆中时，早已认识，但那时毫无个别接触，因而心怀胆怯，深恐被拒之门外，其实，当我首次登门拜访时，就感到先生和蔼可亲，关爱后生，奖掖后进。当熟悉之后，我曾仿古文笔法写有《渔塘记》、《莲花山记》两篇散文，求先生批改指疵。当时他坐在居室的沙发上，立即提笔斧削，并加批语：曰“继续深造，可望有成”。我受到他的鼓励，增强了求学的信心。可惜我的文稿，已经遗失。1983年4月我在《寿刘佩苍先生古稀诞辰》的诗中，追述了当时的情景。佩苍即灿珩先生，其诗云：“卅六年前得识荆，玉溪河畔往来频。桃佳寨上深深巷，幽人幽居接鹿鸣。玉车峰起势崔嵬，层峦叠嶂画屏开，华居新建巢新燕，桃李生春露笑腮。山樵老人隐君处，（山樵系莘园先生别名），登门问字常来去，化雨春风受益深，先生礼待亦关注……。”

莘园先生之诗，律古皆佳，特别是后来搜存的他在抗日战争前线马背上哼成的诗章，显得气势磅礴，充满道劲的阳刚之气。1949年，我应王云樵先生之聘，任教于营盘小学，与先生的侄孙增庆学友同教于该校，得莘园先生的诗联手稿一册，我依样摩写抄录（已遗失）。当时印象最深的是《营盘寺与附设保校均倾圮，偕士绅募之，赋此》的一首古风，堪称先生之上乘之作，世珩先生十分欣赏和赞誉。这首诗，险些遗失。

后来，我是在借阅世珩先生的《子午山游记》一书中夹存的余稿，这是鲁班葛君显威抄录给世珩先生的。已搜录在仁怀县志办编辑的《仁怀诗征》中。

莘园先生的书法，受到清末“崇碑抑帖”的影响，他宗法汉魏南北朝的古碑，榜书宗《泰山经石峪金刚经》，寸楷宗《爨宝子碑》、《爨龙颜碑》，造诣精深，功力深厚，给人以入木三分，力能扛鼎，气势磅礴，有如雄鹰展翅的飞动之感。我在刚进昆中时，在学校教务办公室悬挂一副由他书写“居不伏龙凤，性本爱丘山”的对联，字大径尺，圆笔属纸。令行家触目惊叹！那时我虽不懂却又爱书法，学余，常在窗外，倚壁观看，给我留下了深深的记忆。先生在参加抗日战争解甲归田后，在他故居宅旁的一棵大树下，竖立了一块“大树将军”的石碑，这是他引用东汉光武帝刘秀初起时，诸将争功，而冯异将军却常退大树之下，默默不语，人称“大树将军”的典故，用以自喻的一块石碑，字大如斗，更加遒劲奔放，堪称上品，可惜此碑已毁。“宝剑锋从磨砺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”。莘园先生在“九·一八”事变以后，芦沟桥“七·七”事变以前，寓居重庆长达六年，此间生活安定，先生颇有闲情逸致，乃大量搜购摩崖碑拓，从石鼓文到魏晋南北朝，多达百余种，多属原拓，如《尖山十种》，其中有“大空五佛”四字，字大五尺左右，先生常叹曰：“我为购存碑拓，所花经费，足可购置不大不小的一笔田产！”。先生对这些碑拓摩崖，读摩临写，涵泳其间，深得古碑真趣，博采约取，跳出藩篱，形成自家风格。先生常语人曰：

“艺无百日之功，于书法艺术，非十年勤学苦练，难臻佳境”。我有志于书法艺术，开始临写过柳宗元的《玄秘塔》、欧阳询的《九成宫醴泉铭》，后来，因受到刘莘园先生的影响，由贴转碑。1949年我任教于营盘小学时，从增庆手中得到先生以爨碑笔法手书的白居易的《琵琶行》，我以黑板和红磨墨，每日临写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因投身革命，忙于党政工作，对书法一艺，弃置不理，长达二十余年。在70年代末期，从友人处获得莘园先生早年书写的“愿为持竿叟，莫学游侠儿”的一幅对联，我又开始临写《泰山经石峪金刚经》接着又断续的临习《张迁碑》、《鲜于璜》等汉代碑拓。但始终没有多大成就，再三反思，是功夫不深，更主要的是学养不够，悟性太差。因而我对莘园先生书法艺术的成就，不得不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倍加欣羡！

解放前，我很想求得莘园先生的墨迹。可是那时，仁怀僻处黔北边隅，买不到宣纸；即使有，因价格昂贵，亦非我所能承受，因而久久郁怀，甚感失望。先生于1948年离乡赴筑，一直寓居贵阳市富水路白沙井，1975年春，我赴贵阳参加中共贵州省委召开的教育工作会议。我利用提前一天报到的机会，再次晋谒莘园先生。这是我们师生之间相隔近三十年以后的重逢，喜出望外，倍感亲切。他一边喝着我捎去的习水酒，一边询问家乡的情况。他对解放以来祖国建设的飞速发展，感到十分高兴；他对周总理格外敬佩，口口声声称之为“高级共产党人”。这次我为了却夙愿，带去了笔和宣纸，我边

交谈边磨墨。同时他呼人烙上大饼，共进午餐。之后，莘园先生便铺纸挥毫，写了两支唐人诗句的条幅和两副对联，对联曰：“学种先生柳，时卖故侯瓜”；“劝君崇令德努力爱春华”。前者转送世珩先生，已影印陈列于市博物馆，后者我至今保存。莘园书写落笔后讲了一句：“千金难买，一文不值”。能得此墨宝，是先生的厚爱。

我和莘园先生在贵阳的这次相见，也是最后的一次见面，甚感欣慰，一则久别重逢，一则获得墨宝。另一方面我觉察到先生的晚境孤独凄凉，感慨殊深！在1957年那场政治运动中，先生罹祸，更由于长期的“左”的路线的影响，致使亲朋故旧，为站稳立场，划清界限，筑下高墙，互不来往。在生活上，仅凭微薄工资，依靠住居先生房屋的一个老太太帮助料理，淡泊度日。其时先生已是八十有余的高龄，但精神矍铄，健谈如旧，可谓达人乐观，随遇而安，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至高境界。

莘园先生，诞生于清光绪十七年（1891），1977年于贵阳逝世，享年八十有六。根据遗嘱归葬故里朱家沟祖莹之下。我应增庆学友之约，为先生书写了墓碑。

# 怀念五公刘莘园

刘曾庆

五公刘莘园，个子不高，身板结实，形相威严，不蓄胡须。平时坐如钟，立如松，腰板挺直，走起路来，昂首挺胸；腿脚敏捷，健步如飞。手中常握一条茶木棍子，眼神炯炯刺人。他很健谈，讲起话来，声如洪钟，十分响亮。常与来客高谈阔论，非议国事，痛骂国贼，正如他集句楹联的“谈天信浩荡，说剑分纵横”。他知识面很广，幼习四书五经，经史子集，老年还能背诵不少经典名篇。诗词歌赋，京剧、川剧唱本唱段，记得不少，也喜欢哼哼，读陆军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七八年间，除军事课外，学习了数理化，天文、地理、生物等现代科学知识，他精通日语日文，可用日文写作，可同日人用日语交谈。民国初年一次回到老家省亲，他还带来一个日本人，住在老家下厅。对英语能阅读，只是发音不准。他好学喜书，一生手不释卷。故能熟知古今中外之事。五公喜爱书法，所置古代有名碑贴数千卷册（在重庆），圆笔书法“泰山金刚经”体，方笔书法“夔龙颜碑”体，是常写的字体，并自一成格。他写的字刚劲有力，文如其人，字如其人，都表现出他卓然独立，坚强不屈的性格和军人气质。总体上说，其形、其文、其字、均表现他一生

反帝反封建的气质与品格。

五公一生，坚持反帝反封建，决不与反动者同流合污。在清末（丁未）年仅十七岁，在贵阳陆小时，就能同席丹书（被孙中山封为大将军），阎崇阶（解放后任重庆西南军政委员会参事）等人，组织“历史研究会”和“皇汉公口”，不怕杀头诛九族，起来造满清皇帝的反。庚戌年在武昌陆军中学，积极结识陕、川、湘、鄂、桂、粤、滇等省英才，进行推翻满清的革命活动。寻找到了同盟会，日知会。他是起义前的同盟会员。辛亥八月，拿起了枪杆子造了满清政府的反，成立军政府。但武昌的革命党人犯幼稚病，敢打天下而不敢坐天下，去请被革命吓倒的黎元洪来当都督，在强迫黎时，五公曾看守了黎元洪三天，事后说是给他站岗。五公对黎元洪很藐视。军政府中，五公担任了交通部次长，他不听黎元洪崇洋媚外的命令，下令扣留挂上俄、法国旗的清廷军舰，惹恼了黎元洪，黎欲杀五公，幸有同盟会友人营救，才算保住性命，被降为总务科长，这是他藐视强权，坚持反帝反封建立场的表现。

后来，他离开了武汉军政府，进入了保定军官学校习陆军，四公刘端辅（字茂材）习骑兵。五公对窃国大盗袁世凯也很愤恨，故于民国二年（1913年）到南京与席丹书一道参与黄兴的“二次革命”，发动南京驻军一个营举行武装讨袁，这次虽然失败，但反袁传单撒在南京街头，让人知道袁世凯的罪恶。在保定军官学校，四公刘端辅身材高大威武，功课优等，被袁世凯派来挑选护卫的军官看中，要四公去北京当袁

大总统的侍卫官。五公知道后，力劝四公不要去当袁世凯这家伙的看门狗，结果四公未去北京，毕业后回黔军服务。五公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，曾在曹锟部任职，后应何应钦之邀，回黔军服务。他对掌握贵州生杀大权的督军刘显世(如舟)很反感，因为此人曾是杀害辛亥革命志士的刽子手，对孙中山的护国、护法，都是阳奉阴违的。所以，五公掌握部分兵权后，就曾在黔西南攻打过刘显世家的军队，刘显世也很阴险，暗中派人来仁怀招安土匪杨玉奎，并唆使杨玉奎到鲁班，包围了五公老家桃佳寨，绑架五公父亲刘汝芳及几个哥哥，强迫汝芳写信给五公停战，五公怕家人吃亏，才同意停火。后来，五公担任黔军参谋长，驻军重庆时，曾下令炮击在重庆江面耀武扬威的英帝军舰。当年在重庆的张闻天，肖楚女办的《新蜀报》称五公为“反帝将军”。为此事，五公向黔军司令袁祖铭请求发给执行炮击英轮的官兵偿银若干洋元，袁本不反帝，唆使其小舅子军需处长暗中卡五公，不按时付偿银，五公恼怒了。当他亲自去要钱时，这军需处长还在支吾其词，被五公打了几个耳光，痛斥他们不反帝、在洋人面前摇尾乞怜，而对自己人东卡西卡的丑恶行径后便愤然离开黔军，去川军石青阳的部队。1948年贵阳《人报》(龙仲珩主办)载刘莘园几耳光打掉几万光洋，说的就是此事。

五公目睹国家贫弱，人民受洋人欺凌之苦之辱，对凌辱国人的洋人十分愤慨。一次，他为说服龙云、李济深、李宗仁一起反蒋而去云南，从广西南宁乘车入安南。安南是法国殖

民地，法国人在安南对越南人如待奴隶，颐指气使，趾高气扬。五公在河内转车入昆明时，碰上一个越南人，他懂中国话，会诗，熟知四书五经，所以跟五公谈得很投机，不料此时上来一对法国男女，他们来了，就向五公和越南人伊哩哇啦地吼叫。五公不懂法语，是那越南人转告，说是要叫给他们让座位。五公勃然大怒，洋人欺人太甚，他把五公当成了越南人，便伸手来拉，五公便趁势给这法国人几拳几脚，打得那洋人哇哇大叫，不敢还手。车入云南，五公亮出是国民政府派到云南的特使。车上的人都为五公痛打这法国人拍手称快，为教训欺凌国人的洋鬼子而高呼；打得好！那法国人一看车上中国人人多势众，他也不敢再生事端，走到另一节车厢去了。

五公反蒋，是在北伐时开始的，他崇敬孙中山，清末在贵阳读陆小时看到《民报》，就决定跟着孙中山干革命。而蒋篡得大权后，扛着拥护孙中山的牌子反孙中山，排除异己，培植私党，是五公最不满意的，比如民国十四年，在广东的熊克武要五公在重庆招学生兵去广州，答应给他军长当。他在重庆招收了两个连的大中学生，步行到合江，赤水、仁怀，一路都是自费。在鲁班老家驻两个月，学生军扎营盘寺，粮草由老家供给。两个月，把家里百来石谷子吃光不说，还向孟昆山家借了几十石谷米。此债是学生军走后用石兑窝十多石水田抵账还清的。学生军走到黔桂边界，消息传来，熊克武被蒋介石扣起来了，广州去不成了，此时李宗仁、白崇禧在广西反蒋，听



到刘莘园的两连学生军到桂境，便欢迎他到广西，他从此加入桂系反蒋行列，这些学生军在李、白部下成了军师旅团长的不少，也成了反蒋骨干。

刘莘园与李宗仁、白崇禧、黄季宽本是保定军官学校同学。民国初白、黄在广西受排挤打击，驻在百色，人枪不多，几乎要被对方吃掉，处境十分危急时，找到时任黔军驻南龙的刘莘园司令（黄季宽在全国政协办的文史资料刊物上，发表这段经历的文章，称刘为南龙司令），他派了一支精锐部队去百色助战，还送十几挑大烟给白崇禧、黄季宽。白、黄用这批烟土到越南购买法国武器，壮大了桂军，所以他和黄、白及李宗仁的关系不一般。他到南宁，据同行的江五奶讲，一入广西境，沿途均有“热烈欢迎刘同志莘园”的大红标语，足见李、白对他的深厚感情。也正是李济深，李宗仁反蒋阵线大量需要人的时候。他以后为反蒋，当二李的代表，去联络龙云，住广州，住上海，到重庆联络川中人士。以后李、白又与蒋介石合流，刘莘园又离开桂系，赋闲住重庆了。

抗日战争爆发，蒋介石庐山讲话发表，五公被蒋介石的不分南北老少都要参加抗日的話骗了。他以为老蒋要抗日了，自己是个军人，理应参加抗日，保卫国家民族。加入什么军队，当时有两种选择，一是蒋的人川参谋团王乡庭介绍，要他去南京加入蒋系。二是保定军官的同学，是蒋派人川来拉拢西南人才的；一是川军45军政训处长刘仲蓉的邀约，要他加入川军组建的二十二集团军。五公权衡结果，还是到二十